

创意写作本土化十年 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仍需自我辩护

“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反正我没有完全搞懂。”
“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理要教给学生,这是作为教师心里最忐忑的地方。”
“创意写作如果依旧不能清楚地勾勒出自己的内涵与外延,梳理自己的过去和规划自己的未来,那么它将有可能是什么都不是,或者什么都不是。”
2019年适逢中国高校创意写作学科正式开展十周年,关于创意写作是什么、谁来教、如何教、教给谁、教学效果如何量化等基本问题,似乎仍需进一步厘清。在近日由《钟山》杂志主办的“文学期刊融媒体发展与创意写作研讨会”上,来自复旦大学、上海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等创意写作“一线阵地”的专家、文学期刊编辑和作家们就此展开了交锋和讨论。



扫码看视频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“作家不够用了”

《钟山》副主编何彤彬开场时说,从最初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两所,到如今上百所高校陆续开设了相关课程,并实现从本科、硕士到博士3个学位层次的招生,短短十年,中国的创意写作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历程。

参与此次研讨的高校,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高校创意写作的几种样态。一种以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为代表,倾向于认为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,培养作家就是培养文学作家。一种则认为创意写作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,培养包括文学作家在内,但主要面向文化创意产业各个环节的写作人才,这类高校以上海大学、江苏师范大学等为代表。

而以培养文学作家为目标的几所高校也有着微妙的不同。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,是传统高校“作家班”的升级版,一种针对有文凭需求作家的“绿色通道”。复旦和人大的创意写作专业,分别为王安忆、阎连科量身定制,都是靠作家个人魅力引领,但复旦大学招收的学生,基本上是写作“素人”,而人大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,则是一水成熟的、处在写作上升期的青年作家,比如首届就有张楚、孙频、双雪涛、郑小驴等。

高校创意写作兴盛的同时,一线作家几乎都与创意写作结缘,他们纷纷走进高校,宣扬“写作可教可学”。有人笑谈:“作家不够用了。”

南京大学去年才开设的创意写作专业,即面临作家导师匮乏的问题。“目前还是以批评家、学者为主,我们正在筹划从作协里面聘一些兼职导师,解决创造性导师不够用。”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章斌说。

“能培养写出几篇10万+,就是成功的”

《钟山》主编贾梦玮表示:“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反正我没有完全搞懂。它肯定不是另起炉灶的另一种文学。”

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、MFA创意写作专业负责人张生回应说:“创意写作在中国出现了很大变化和丰富性,我们也不能忘记创意写作的初心,它在美国原始定义就是文学性写作。”上海的复旦、同济以及后起的华东师范大学,都坚持创意写作的“纯文学传统”,目标是纯文学输送人才。

据介绍,同济大学的创意写作设在现代文学专业下面,只招收在职学生,只在星期六、星期天上课,“如果本科生直接上来,很多人其实对文学创作没有兴趣,只为了拿一个名校文凭”,学生毕业不交论文,而是交一篇三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,北师大没有采用创意写作的概念,而以“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”命名,旨在培养文学作家、懂文学的批评家和期刊编辑。专业为每个研究生配备两个导师,一个作家导师,一个学术导师,这在中



张生



张莉



许道军



何平



贾梦玮



王宏图



黄平



何彤彬



张怡微



文珍



项静



汪雨萌

国高校里绝无仅有。“作家导师比如余华、苏童、欧阳江河、西川,他们负责指导学生创作;而学术导师如张清华、张柠、梁振华以及我负责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。”

专业对论文要求也比较高,“比较好的题目是《论短篇小说叙述速度》《论××小说时空间》,进入小说内部,告诉我们你通过对小说的理解,这部作品为什么好,问题在哪里。”

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、《中国创意写作研究》副主编许道军表示,关于“创意写作培养什么”的问题,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,一直存在着争论。创意作家和传统的文学作家,在很多研究者那里也一直有所谓“等级之分”。在他看来,创意写作的成就,不仅仅是培养文学作家。更重要的是,它是通过鼓励全民写作,并通过提供专业写作教育为全民写作服务,培养了千千万万非传统意义上的创意作家。

“正因为创意写作超越了文学创造,直接服务于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换代,才有创意写作星火燎原的现状。”许道军说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直言,如果创意写作的目标都是培养作家,结果一定会让大家失望。传统专业也可以培养作家,不一定非要冠以“创意写作”之名。高校一哄而上做创意写作,就是专业的重新洗牌而已,比如说传统的文秘、影视专业没有前途了,感觉创意写作有前途,那就换个马甲穿一下。在他看来,绝大多数高校的创意写作可以“理直气壮”地走文化产业模式,因为“写作产业工人”被社会大量需要。而培养文学作家的“精英模式”,哪怕只是对师资、课程的要求,也不是每一所大学所能胜任的。

“大家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方向。不是所有的都办成北大,不能有技工学校、厨师学校存在。写作作为一个谋生手段,是可以教出来的,并非人人都要成为作家。如果一个人一年能写出几篇10万+就是成功的,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。”何平说。

创意写作的机会与陷阱

创意写作教什么?“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理要教给学生,这是作为教师心里最忐忑的地方。”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项静说,相信老师们都没有这种真理在握的感觉。

她说:“文学面临问题,期刊面临问题,纸媒面临问题,甚至我们的教育面临问题。创意写作乐观的地方在于,它的出现,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打破的可能性。因为写作这种教育,从来不是传统学科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创意写作对于以理论为主导的学科现状是一个反驳,但作为一种新生力量,同时也面临着被吸纳的陷阱,变成一个传统的评论学科。”

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宏图说:“创意写作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,被纳入了严整的学科体制内,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?它之所以出现,正是因为人们力图打破传统文学教育的僵死的框架,那么它的学科化又有何价值?”

他在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中看到,很多学生并不缺乏生活经验,缺乏的是对整个世界的感受。“他要么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,要么就偏向于情绪,这实际上是很表面化的,因为世界远比你想象的丰富,一个真正有价值或者洞察力世界感受恰恰是暖昧的、不明确的。这些感受构成文学作品内在意义最重要的部分。”这恰恰是很难教、没法教的部分。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认

为,创意写作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,是怎么克服写作与时代的疏离。“《三体》的语言和人物粗糙得不得了,但是《三体》对于时代的把握,纯文学作家几乎无望其项背。创意写作学生写出《三体》可能比写出一个诺贝尔奖更为重要。只有在与时代的紧密结合中激发新的活力,才是真正的创意写作。”

张莉认为,创意写作无论面向如何,首先是一种文学教育。“我并不歧视网络文学、类型文学,但如果每天都在读网络文学,这证明你的文学教养是不完备的。网络文学也好,类型文学也好,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旁逸斜出,作为文学中人,首先你要知道它的主干是什么,它的高点在哪里。所谓的网络大神他们都有一个经典文学的梦想,他们读过那些东西,知道什么是好的,知道这个好之后,他们才知道怎么做。”

“创意写作最终目的并不是成为流行文化制造者,而是要成为未来引领文化不断往前走的在风头上的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,怎么写固然重要,但写作者的先锋精神、批判性和独立思考,在今天的文学教育里尤为重要。”张莉说。

融媒体时代,传统文学期刊何为?

尽管创意写作自成立以来,需要反复为自己的学科合法性辩护,时时陷入争论之中。不可否认的是,近十年来,创意写作兴起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文学本质、文学教育、文学生产、文学接受、文学传播以及相关创意产业。以刊载传统纯文学和严肃文学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期刊,在这十年巨大文学变革中也面临着转型的严峻挑战。

正如王宏图所说,文学边缘化和泛文学化现象都在加剧;过去的纸质书至少能印8000本,现在这个也保不住;另一方面,网络上的文字不同程度借鉴文学笔法,有的比我们在文学期刊或者书籍当中看到的更能打动人。

贾梦玮表示,研讨的目的,就是希望将高校学科资源、人才资源,产业前景跟传统文学期刊作家资源、政府资源和平台优势相结合,为文学发展的繁荣提供新的增长点,为青年作家成长开拓新的平台。扩展到新的阅读群体,让传统文学期刊更好融入时代和社会。

张生说,大学MFA体系改变了作家的培养机制和发掘机制,也必将影响到文学杂志的生存状态,“要不了多少年,MFA出来的作家会比作协培养出来的多得多”。

作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怡微结合专业招生经验,提醒关注文学新人、新趋势,在她看来,电竞小说、戏剧改编、游戏剧本等广义上的创意写作,在目前尚未获得文学现场的足够关注。“其实我们不必局限于既有经验,可以面向更广大的写作类型和群体。”

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讲师汪雨萌提到,很多学生写科幻、玄幻类型文学,他们渴望发表,但是常常被期刊拒绝在外,而网络文学由于连载特性又不能给他们平台,导致他们的写作很难有出路。

作家、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叶炜说,创意写作不是在寻求规划,创意写作进入中国十年,成功建立了由读者、作家和期刊组成的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抵御的是文学的寒冬。“《钟山》杂志把创意写作同行们聚在一起,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大家殊途同归,都是在为中国文学寻找一个新的出口。”